

俄國安特列夫著 張聞天譯

狗的跳舞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一幕

佈景：

在牆壁的後面有二個壁畫匠唧唔着柔和的，沒有字眼的與單調的歌曲。加爾帝爾，

一學生，坐在他哥哥亨利帝爾的寫字台旁邊。這是一幢新而沒有完全裝飾好的住宅；就是加爾帝爾所坐的房間也沒有完全修飾好。這間房間的佈置似乎是預備做會客室的，一切器用什物如像大靠椅，小靠椅，小圓桌與橢圓形的着衣鏡等都依照了一定的次序安排着；但其中沒有地氈，掛氈與圖畫。小圓桌放在小寢床的旁邊，餐桌放在房間的中間。房中的一切都是冷酷并且沒有生命——生命似乎在那裏還沒有產生。新的小鋼琴在發光，譜都放在音樂譜架子的上面。加爾帝爾一個人正在調弄着一個骨頭的鑰匙。

加爾

壁畫匠正在歌唱着。（他嘴裏輕輕吹噓着去和那平靜而沒有字眼的歌。他用他的手掌

較較地敲了一下桌子并且說）

是的。（他停了幾下又敲了一下桌子，并且重複着說）

是的——是的。（少停）

我剛才用了這個骨頭的鑰匙把哥哥亨利的抽斗開了。我的目的是在找錢。但是我只找到了二十五個盧布——只有二十五個盧布。那太少了。（停了幾下，他又敲了一下桌子。）

是的——是的——是的。我不曉得我的哥哥亨利——亨利帝爾——曉得不曉得我是一

個浪子，一個賭鬼，一個賊，要找一個婦人來維持生活的，不，他不曉得。我的哥哥亨利不是聰明的人，他不會曉得，他也許以為那二十五個盧布是壁畫匠偷去的。或者他竟不會注意到盧布的失落吧。『加爾弟！』他說，『加爾弟！』是的——但是我不能——如其亨利有許多錢，有許多許多錢——並且如其下手的時候不為人家所注意——我能不能殺掉亨利，我的哥

哥亨利？

（他立起，在房內來回了二次。他的身材高而直，一件學生的外套很重笨的，很散漫的掛在上面。頭髮梳向後面，很光滑。他的外套的藍黑色的領子異常高。五官端正，惟面上略帶乾枯和嚴厲的神氣。他重又坐下，用手在桌上敲了三下，說道：）

是的——是的——是的。壁畫匠正在歌唱着。好一曲悲哀的調子。好一曲平靜的調子。我是一個無聊的人，可是我也歡喜悲哀的調子，我的哥哥亨利却是完全沒有這種興趣的。——這所新的住宅真可怕。這裏似乎有引起犯罪心思的東西。——壁畫匠正在歌唱着。

（他輕輕吹噓着和着外面的曲調。他聽到走廊下開門的聲音與人聲；他慢慢起立，像上次一樣，在房內來回了一次。亨利帝爾，他的同伴耶夫，一個俄國式的人，與漢森入內。在他們的後面跟着亞歷山大路夫，笑着而且很高興。他的混名為『飛克羅西』，是亨利帝爾的同學。）

亨利 喂，加爾。你好？

加爾 喂，亨利。謝謝你。你也好？

亨利 謝謝你，我很好。諸位，你們都認識我的弟弟加爾嗎？加爾，這幾位都是我銀行中的同伴！

們都是我所敬佩的。

漢森 你好，加爾先生？

耶夫 我很高興，我能夠認識你。你和你的哥哥很相像，很相像。

亨利 不錯，我們是很相像的。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一個認真辦事的人。（向加爾）這位先生，

就是飛克羅西——你認識他嗎？他們都稱他做飛克羅西。（笑）我們常常一同到學校裏

去——到彼得學校裏去。他在二年級裏就被開除——他一生的運命都不大好。飛克羅西，你是不是在二年級裏被開除的？（笑）

飛克羅西 在三年級裏。帝爾先生。因為我沒有才能。我的品行是很好。

亨利 他說，因為缺乏才能！（笑）我昨日在尼夫斯基地方碰到他。那時正大雨——我和他相別已經有二十年，但是我還認識他——他那時走得非常快。飛克羅西，你那時不是飛跑着嗎？

飛克羅西 那時正在下雨，我又沒有傘，所以我不得不跑！

亨利 今天我請他來吃飯。但是，諸位，假使我的飯菜不能像我願意你們在我的新房子裏所能有的那樣好的時候，還要請諸位原諒。我在家裏吃飯，這是第一次，我不敢擔保我的新廚子是一個能手。

耶夫 帝爾先生，你爲什麼客氣呢？我們只希望我們不十分攪擾你，已經萬幸。

亨利 哦，不，我非常高興。

漢森 有什麼客氣！我們得蒙邀請，在你的新房子內吃第一頓飯，已經十分榮幸了。當你結了婚之後，一切東西整理頓當之後，我恐怕你就要忘記你的老友漢森了。

亨利 一切東西在日內即可整理完畢，但我決不忘記我的老朋友。請靜坐抽雪茄烟。

耶夫 （向加爾） 在上星期我不是看見你在杜乃飯店裏嗎？你不是和一個婦人與一個官吏坐在一起嗎？——我相信那官吏是一個衛兵？

加爾 （虛僞的樣子） 不，我從沒有到過杜乃飯店。

亨利 加爾不會到那樣浪費的飯店裏去。

耶夫 那末我看錯了。對不起。但是那一個人看上去竟和你一樣。

亨利 你一定看錯了，德米。（向加爾） 你的事務現在怎樣了？我很喜歡聽你的成功的報告。

加爾 （虛僞的樣子） 昨日我已經交了第二次的款項。

亨利 那很好。你真是一個認真辦事的人。但是，諸位，這歌聲不使你們討厭嗎？我又聽到他了。我的壁畫匠又在那裏唱着了。

漢森 這是沒有字眼的。我不想他們會把他稱爲歌。

耶夫（靜聽）但這是很好的。這中間似乎有一個車夫的聲音夾在裏面。（向亨利）我的父親是一個車夫。

亨利 這似乎是很好的。雖是我的父親是瑞士產，但是我覺得我是一個俄羅斯人，所以我也了解這個。這是俄羅斯的悲哀。

漢森 雖是我的名字是漢森，一個德國人的名字，但是我連講德國話都不會。我是一個俄國人。不過要請你恕我，亨利，我不懂這所謂俄羅斯的悲哀的意義。

亨利 啊，一個人至少要感覺到他呀！

漢森 你感覺到他嗎？

亨利 我現在不。我現在是這樣的快活呀，我不能感覺到任何悲哀，不論是俄羅斯的，瑞士的或

是德國的。

(衆人都笑)

漢森 說得好，亨利！但是你能夠在時光黑暗之前，把你的新居指給我們看嗎？我的好奇心勃發了，我要看你怎樣建築你的新巢！你看，亨利，我是一個老而有經驗的人！

亨利 啊，你不能嚇我，你這多言的老人！（笑）我不過是一個快樂的處男，但是，你看，我有怎樣確定的計劃啊！去，去看吧！

耶夫 我也歡喜看。

亨利 請隨我來。加爾，你和飛克羅西好好坐在這裏，我去指點我的新居給他們看。飛克羅西，請你抽煙，雪茄放在台上。

(他們都出去了。飛克羅西手足無所措的樣子，取了一枝煙。加爾點了一根洋火給他，同時用冷酷的態度觀察他。)

飛克羅西 (曲身就加爾手中之火) 謝謝你，我能夠自己來。

加爾 請爲什麼他們用這樣無意味的名字『飛克羅西』喊你呢？這是婦人的名字。

飛克羅西 我怎樣能夠告訴你呢，帝爾先生？我想這是由於我的品性。我常常有些膽怯，常常要下淚，並且在同一狀態中又太急——我的思想太快。

加爾 爲什麼『在同一狀態中』？

飛克羅西 他們這樣的說。

加爾 不，他們並不這樣說。但是你今天並不怎樣迅速。你在什麼地方做事。

飛克羅西 我怎樣告訴你呢，帝爾先生。我在警察局裏做事。

加爾 什麼？

飛克羅西 不，我是在警察長辦公室中做事，我在辦理護照股內。這是亨利先生都知道的。

加爾 收入多嗎？

飛克羅西 四十盧布——連着考效品與外快等，一共有九十盧布，這是很少的一點數目。

加爾 有很大的家嗎？

飛克羅西 很大！

加爾 你爲什麼不當偵探呢？那比較利息好些，你可以多得收入。

飛克羅西 你在取笑我。我怎樣能夠做偵探呢？

加爾 不。我並不取笑，我是當真的。你雖不配做重要的角色，但是普通的偵探我想你也會做吧。
這並不是怎樣困難的。一個好的偵探能夠得多少呢？

飛克羅西 很少——他們所得也並不多。

加爾 我說一個好的偵探。

飛克羅西 一個真正好的偵探所得很多。但是因爲你這樣和我要好地講，我不能不老實和你說，我曾經做過偵探，我曾經用盡種種氣力——但是——

加爾 但是怎麼樣？

飛克羅西 沒有怎麼樣。我甚麼才能都沒有，我不配做甚麼事業，這是我的不幸。我的所以潦倒，就是因爲我沒有才能。

加爾 沒有？

飛克羅西 一點也沒有！你曉得，我的周圍的機緣是那樣的，如其上帝能給我一點才能，我也能把我的家庭供給得很好的。但是我沒有才能，我東奔西走，不論我怎樣努力，我不能得到更多的一個哥畢。我怎樣能夠呢？

加爾 飛克羅西，你能不能造一張或者得一張——我不曉得你們稱那個為什麼——你能不能替我弄一張假的外國的護照？

飛克羅西 不，我不能夠！我怎樣能夠呢？

加爾 但是如其你做的時候——給你很多的錢？

飛克羅西 你要他幹什麼？

加爾 一個人一定要有一張外國的護照以備急需。不，我不過和你開玩笑，當然的。——當我的

哥哥亨利碰到你的時候，你是不是在雨裏跑？

飛克羅西 你在笑我，加爾先生，請恕我，我真不了解你的談話。

加爾 不，飛克羅西，我並不在笑你。你看我像歡喜笑人的嗎？亨利叫我使你快活，所以我在使你快活呀。亨利想幫助你嗎？

飛克羅西 我真快活！他和我說，他對於他的兄弟向來有經濟上的幫助的——他是不是說你，帝爾先生？

加爾 是的。但是我情願講關於你的事情，飛克羅西。告訴我，當你做偵探的時候，你曾經辦理過暗殺的人嗎？

飛克羅西 暗殺的人？

（亨利與其友人回，談講着。亨利笑着。）

亨利 你受驚了嗎？你這老而多言者啊！你弄髒你的袖子了，德米，讓我來替你刷！

加爾 我去拿刷子來。

耶夫 真勞駕了，其實這並沒有什麼。

亨利 他會拿刷子來。加爾，你去拿——諸位，你們歡喜我的新居嗎？（開懷大笑）

耶夫 這真是一所出色的住宅，亨利。

漢森 是的，我也以為這樣，亨利。

亨利 在膳堂裏我將用櫟樹色的壁紙糊上，以後我還將改塗櫟樹色的漆。育兒室內，像我所說過的，要有陽光。那裏常常要有太陽光。這是衛生的，在彼得格勒尤其要緊。可惜我在小的時候，受到的太陽光太少了，所以我現在要我的兒女能夠充分享受。太陽光是要緊的。

漢森 但是，亨利，你這樣說似乎你已經有了許多兒子，已經有了一大堆！這真是處男的自定。

亨利 我將要有他們。

（加爾持刷而入。）

德米，你讓加爾替你刷袖子。——我將要有他們。我已經買了一張小孩子睡的床——在一星期內就可以放在適當的地方，等他的主人公來。（笑）

耶夫 ——你的婚禮幾時舉行呢？

亨利 於一星期內，房子就可完全預備好。從今天數起，數到第十七天，婚禮就可以舉行了。今天，

在二十分鐘內，正在吃飯之前，我又將接到從伊利查白寄來的信，在那封信裏他將確實告訴我她將要到這裏的日子。伊利查白到莫斯科去是爲看她的父親和母親。——漢森，你看這間房子，這裏，地氈，那裏，緞帳，在這些花瓶裏，常常供給新鮮的花。

漢森 真奢侈，亨利。

亨利 新鮮的花並不是奢侈。——這裏，在鋼琴的上面，我將要放二件染色的彫刻品——暫時

我沒有足夠的錢買畫——斐多汶的頭，朱哥尼的『合奏』——喂！飛克羅西，你在看着甚麼？
飛克羅西 我正在驚奇着！

亨利 (笑) 驚奇！漢森，這裏，在這壁角裏要放一隻大靠椅，當伊利查白彈斐多汶與克里的音樂時，我坐在上面靜靜地聽。你看，我已經得到了樂譜，從這上面她將爲第一次的彈奏，我呢，將坐在我的大靠椅上。

(抖掉樂譜上的灰塵，很留心他很柔和地把他放下)。
爲什麼爲什麼這麼許多灰塵！

漢森 那是從工人那裏帶來的，亨利。

亨利 將來我的房子裏不會有灰塵。你有鋼琴嗎，飛克羅西？

飛克羅西 我怎麼會有呢，亨利？

亨利 (笑) 他說，他怎麼會有呢？安德列，我告訴你，這壁隅，我將來要在那裏坐，並且要在那裏聽的，是我所特別歡喜的。

耶夫 這所房子，你有出租的證書嗎？

亨利 是的。我有三年出租的證書，並且我還有繼續租借的權利。我不歡喜每三年調一次房子。是的，安德列。我的心是乾燥的，而且又是講實用的，我沒有音樂的天才，但是我很歡喜聽音樂，正像我的兄弟加爾一樣。

加爾 但是你還能彈奏呢，亨利。

亨利 什麼！請你不要開玩笑，加爾。

加爾 你會否忘掉你在我們小的時候，不是就奏得很好嗎？

漢森 哦，你這人真奇怪，亨利在銀行裏人家以爲你不過是一個出色的銀行家，只有計算數目的腦子，現在你却又是一個音樂家了。亨利——是謾差！〔德國音樂家——譯者〕

亨利 (笑) 我並不像他們那樣。是的，我記起了。那是我常常用二只手指彈的小曲。那是在小的時候，我的母親教我的。那個曲子的名字很奇怪——『狗的跳舞』。

加爾 彈他，亨利。

亨利 (用他的手指指着加爾) 你，你，加爾，你又來了！

漢森 不，你一定要彈一下！(向耶夫) 你想他應該替我們玩一下嗎，不然我們丟了面子，就不能留在這裏了。

耶夫 哦，亨利，你有這樣的才能！我永遠也沒會料到，永遠沒有在銀行裏我們簡直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彈他！

亨利 (笑) 糟了，糟了。但是我一定要承認伊利查白是很歡喜我的『狗的跳舞』的，非常歡喜！
(大衆都笑。)

加爾 好，那末，亨利？

亨利 加爾，你真歡喜開玩笑。（帶着玩笑的神氣）但是聽客要求他——

（坐於鋼琴旁，用玩笑而又莊嚴的紳氣）

請聽客用心地聽。我現在要奏一曲『狗的跳舞』了。

（他彈着『狗的跳舞』。彈時，他莊嚴地坐着，他的面皮一點也不動，差不多像硬化了的。但彈一回後，他又大笑。當亨利彈的時候，加爾用冷靜而又嚴刻的神情望着他，第一個叫好的就是他。大衆都叫好，但是因為聽衆不多，所以聲音並不大。）

亨利 （帶着玩笑的神氣，向衆人鞠躬）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你們的卑下的傭人！我現在不能再玩了，但是如其有人歡喜再聽，請十七天後亨利帝爾與伊利查白女士行結婚禮時來。在那時我將再彈他，（他笑着將鋼琴的蓋蓋上了。）

飛克羅西 幾時行結婚禮？

亨利 七點半鐘。請早些來，不要太晚了。但在請帖上你一定會曉得這些。請帖早已印好了。